增修補註正續歷代通鑑輯覽

四十一

宋

光宗皇帝

【庚戌】紹熙元年（金章宗璟明昌元年）春正月丙辰朔帝朝壽皇于重華宮

金以完顏守貞（本名左驍，固新之孫）爲參知政事　金主新卽政銳意于治嘗問漢宣帝綜核名實之道其施行之實果何如守貞誦樞機周密品式詳備以對上曰行之果何始守貞曰在陛下勵精無倦耳（久之，進守貞尙書左丞，出知東平府，明昌四年，召拜平章事。）

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字德修，簡州陽安人）乞禁譏議道學者　光祖初登第廷對切直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爲法及帝卽位殿中侍御史闕上方嚴其選謂宰臣留正曰卿監郎官中有其人正沈思久之曰得非劉光祖乎帝曰是久在朕心矣光祖入對卽上疏極論近世譏貶道學之非（略謂，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初非有强國之術，而國勢奠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于慶歷嘉祐盛矣，不幸而壞于豐熙之邪說，疏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復紹聖元符之際，羣兇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何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視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則朋黨已成，而忠讜者獲罪矣，夫以忠讜爲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卽位之初，凡所進退，舉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爲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往往納忠之言，謂爲沽名之舉，至于潔身以退，亦曰憤懣而然，欲激怒于至尊，必加之以謗訕，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

陳、惟望聖心豁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意由此而熄、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跡、由此而滅、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于流涕、是年廷試舉人進士王介字元石、婺州金華人、策亦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卽世之君子正士也、君子正士之名不可逐、故設爲此名一網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爲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歎擢爲第三、由是道學之譏少沮、光祖尋以帝用潛邸巫醫吳端爲閤門宣贊舍人、疏論旨旨、出爲潼川府判官、潼川府、重和初置、注見前、

三月、金初設制舉及宏詞科、舉無常期、上意欲行、則特詔天下二科皆以待非常之士也、

夏四月、以伯圭秀王子偁長子、燾皇母兄、嗣秀王、詔卽湖州秀園立廟、奉神主、建祠臨安府、以藏神御、如濮王故事、而以伯圭嗣王、伯圭謙謹、不以近屬自居、每入見、帝行家人禮、宴私隆洽、伯圭執臣禮愈恭、

秋七月、以留正爲左丞相、王藺爲樞密使、葛邲參知政事、胡晉臣簽書樞密院事、藺在政府、不存形迹、除目或自中出、未愜人心者、藺輒留納之、時方議建皇后家廟、藺力爭以爲不可、未幾、中丞何澹論之、遂罷、帝以葛邲知樞密而以晉臣代邲、

【辛亥】二年（金明昌二年、）春二月詔羣臣各言時政闕失　時以雷雪交作故有是命吏部侍郎陳騤（字叔進、台州臨海人、）疏三十條如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無節則財用竭尤切時病（按騤此疏、續綱目誤繫于明年騤知樞密之時、今據騤本傳改輯、）尋詔以米五萬石賑京城權罷修皇后家廟秋七月金以圖克坦鎰（本名安泰、上京路明安人、按安泰、舊作按出、今改、後仿此、）爲尚書右丞　鎰該習經史以材能稱而有執守時金主銳意治平鎰上言陛下撫太平之基宜稽古崇德無因物以爲好惡喜怒無以好惡喜怒輕忽小善不恤人言唐陸贄嘗陳隔塞之九弊上有其六下有其三陛下能愼其六爲臣者敢不愼其三哉上下之情通則大綱舉而羣目張矣金主嘉之（未幾、龍爲定武軍節度使、知平陽府事、）

冬十一月帝有事于太廟皇后殺貴妃黃氏翼日郊大風雨不卒事而還帝有疾　初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會帝得心疾壽皇賜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宮者遂訴于皇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即授藥萬一不虞奈宗社何后覘藥實有心銜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爲太子壽皇不許后退持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后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

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多決于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愈深

〔壬子〕三年（金明昌三年）春三月帝疾瘳羣臣請朝重華宮不果行　帝自有疾重華溫凊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既而帝神思寖清宰輔百官下至韋布之士以過宮爲請者甚衆至有叩頭引裾號泣而諫者帝開悟有翻然夙駕之意既而不果行都人始以爲憂

夏四月帝朝重華宮

以邱密爲四川制置使　初留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爲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邱密往密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字仲烈璘之子）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

六月以陳騤同知樞密院事

冬十一月帝始朝重華宮　日南至丞相留正率百官詣重華宮稱慶兵部尚書羅點（字春伯撫州崇仁人）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黃裳（字文叔隆慶府普城人）御史黃度（字文叔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興新昌人、尚書左選郎官葉適等上疏請帝朝重華宮不從祕書郎彭龜年字子壽、臨江軍清江人、以書譙吏部尚書趙汝愚且上疏極諫略謂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覩也、況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過過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之旨、蓋爲陛下辭責于人、使人不得以窺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鬬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臣所愛者、外無韓琦富弼司馬光之臣、而小人之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惟陛下裁察、又言使陛下虧過宮定省之禮、皆左右小人間諜之罪、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調停重華、慶讌、豈能伏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于疑間之根、蓋固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間諜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讎隙之攢、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誥命鑾輿、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歡然、宗社有賴、願不幸賜、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于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

知荊門軍陸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卒　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于復讎之義訪智勇士議恢復大略乾道中以薦除勅令所刪定官因輪對陳五論一論仇恥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未幾以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及帝卽位差知荊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于庭多所勸釋嚴保伍之法盜賊屏息荊門爲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爲郡居江漢之間荊門固則四鄰有所恃乃請于朝而城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爲變一日

謂僚屬曰、吾將告終會稽雪明日雪乃沐浴更衣端坐後一日卒（九淵兄九齡、九韶、均

學行淵粹、爲學務窮原本、不爲章句訓詁、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辨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爲泣下、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痛之

病、九齡、字子壽、九韶、字子美、鵝湖山名、山有寺、爲朱熹與九淵兄弟會講之所、今爲鵝湖書院、在江西鉛山縣北、白鹿洞、注見前、

【癸丑】四年（金明昌四年、）春正月己巳朔帝朝重華宮

三月帝朝重華宮皇后從

以葛邲爲右丞相陳騤參知政事胡晉臣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同知院事

御史汪義端與汝愚有隙上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爲宰執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不宜用之汝愚亦力辭不許命當制學士申諭上意而黜義端汝愚乃拜命

金弛禁地許民耕種　金主諭點檢司行宮外地及圍獵之處悉與民耕（金主

脊謂近臣曰、凡稱政有異蹟者、謂其斷事有軼才也、若止清廉、此乃本分、以貪污者多、故顯其異耳、又謂近言事者、以方今孝弟廉恥道缺、乞正風俗、此蓋官吏不能奉宣教化使然、今之察舉官吏者、多責近效、以幹辦爲心、其有秉心寬厚、欲行德化者、輒謂之迂闊、故人人皆以敎化爲餘事、此孝弟所以廢也、今之所察舉、皆先才而後德、巧猾之徒、雖有贓污、一旦見用、猶爲能吏、此廉恥所以喪也、又東京路副使王勝進鷹、金主遣諭之曰、汝職非輕、民間利害、官吏邪正、略不具聞、而乃以鷹進、此豈汝所職也、後毋復爾、是年冬、百官屢表請上尊號、金主曰、比年五穀不登、百姓流離、正當戒懼修省之日、豈得虛受榮名邪、不許、仍斷來章、

金以胥持國（字秉鈞、代州繁時人、）參知政事　持國以中經童科入仕爲太子祇應司令

金主在東宮識之及卽位遂大用持國爲人柔佞有智術時昭容李氏得幸（李氏名師兒父湘其家以罪沒入宮籍監金主納之金主好文詞李氏慧黠能作字知文義遂大愛幸）持國陰附之又多遺賂左右昭容亦自嫵門第寒薄欲藉外廷爲重乃數譽持國金主愈信任之表裏擅政士之好利躁進者爭趨其門四方爲之語曰經童作相監婢爲妃翰林應奉文字趙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陽人）上書論之且薦完顏守貞可大用金主召問秉文言頗差異命知大興府事內族賣（晉膚纘綱目誤作賣本名額里埒金宗室也元史類編云避世宗父宗堯諱故凡宗字皆改之按額里埒舊作阿里剌今改後仿此）鞫之秉文遂引同議者修撰王庭筠（字子端河東人）御史周昂（字德卿眞定人）省令史潘豹鄭贊道高坦等五人皆下獄被斥

明年封昭容爲淑妃復進封元妃兄喜兒弟鐵哥皆顯擢勢傾朝野監察御史姬端修上書乞遠小人金主遣李喜兒問端修小人爲誰對曰小人者李仁惠兄弟仁惠喜兒賜名也喜兒以聞金主痛呵責之然不能去及圖日坦鎗入相一日金主問漢高帝光武孰優金主知其諷諫默然久之姬端修字平叔汝州人本姓宗亦以避諱改

夏五月賜禮部進士陳亮（字同父永康人）及第　亮才氣超邁善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所交皆一時豪傑志存經濟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嘗環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也蓋以地下于西湖爾淳熙中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塘非駐蹕之所壽皇赫然震怒欲廢朝堂以勵羣臣用種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曾覿聞而欲見焉亮恥之踰垣而逃覿不悅

大臣亦惡其切直交沮之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壽皇欲官亮亮聞而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即渡江歸（益力學著書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于秒忽、較理于分寸、以積累爲上、以涵養爲正、睟面盎背、則于諸儒誠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蓋指朱熹呂祖謙也、）至是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于壽皇澂政一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之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爲京邑之美觀也哉帝得其策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御筆擢爲第一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上一夕卒

利州安撫使吳挺卒邱密使總領財賦楊輔（字嗣勳、遂寧人、）等權總其軍密命總領財賦楊輔權安撫使統制官李世廣權總其軍以殺吳氏之權

召浙東副總管姜特立還留正乞罷相不許六月正出城待罪　帝念特立不已召之留正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乞罷不報乃出待罪六和塔（在今浙江杭縣西南、臨江北岸、）而上疏切諫于是著作郎沈有開著作佐郎李唐卿祕書郎范黼彭龜年校書郎王奭正字蔡幼學（字行之、溫州瑞安人、）顏棫吳獵（字德夫、潭州醴陵人、）項安世（字平

父、其先括蒼人、後家江陵、）等王疏乞寢特立召命不報正因繳進前後錫賚及告敕乞歸田里亦不許正出城待罪凡百四十日帝遣左司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溫州人、）諭旨乃復入都堂視事復命差特立還浙東

胡晉臣卒　帝自有疾不視朝晉臣與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凊定省爲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啟沃剴切彌縫縝密人無知者

秋七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字處恭、衢州龍游人、）同知院事　蜀帥吳挺卒端禮謂汝愚曰吳氏世握蜀兵若復承襲將爲後患汝愚是其言合辭以奏帝意未決及樞密命下汝愚辭不拜帝尋以興州都統制張詔代挺領武興軍汝愚始受命（按汝愚之辭、續通鑑據光宗紀、係于明年正月、今從本傳、）

九月羣臣請帝朝重華宮不聽冬十一月始朝　帝制于后久不朝重華宮會九月重明節（帝生辰也、）羣臣連章請帝過宮不聽而召內侍陳源爲押班中書舍人陳傅良（字君舉、溫州瑞安人、）不草詞且上疏力諫給事中謝深甫（字子肅、台州臨海人、景之之子、）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

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衞相顧莫敢言傅良趨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邪傅良痛哭于庭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于是著作郎沈有開祕書郎彭龜年禮部侍郎倪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國子錄王介等皆上疏請朝不從十月工部尚書趙彥逾（字德光、）等上書重華宮乞會慶節勿降旨免朝壽皇曰朕自秋涼以來思與皇帝相見卿等奏疏已令進御前矣及會慶節帝復稱疾不朝丞相以下皆上疏自劾乞罷黜嘉王府翊善黃裳請誅內侍楊舜卿彭龜年請逐陳源以謝天下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上書請朝重華宮皆不報十一月彥逾等復力陳帝始往朝

十二月夏主仁孝卒子純佑立　夏主在位五十五年始建學校于國中立小學于禁中親爲訓導尊孔子爲文宣帝然權臣擅國兵政衰弱子純佑立（改元天慶、號仁孝曰仁宗、）

以朱熹知潭州　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甲寅】五年（金明昌五年、）春正月癸亥朔帝朝重華宮癸酉壽皇不豫

葛邲罷　邲爲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博采公論至是罷知建康（邲後判紹

與府簡稽期會、鞫刑獄必親、或謂大臣均
佚有體、鄭曰崇大體而簡細務吾不爲也、

金購求遺書　凡崇文總目內所闕書籍悉購之尋又置弘文院譯寫經書夏四月帝及后幸玉津園羣臣請帝問疾重華宮不從　壽皇自正月不豫羣臣請帝省視皆不報四月帝與皇后幸玉津園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宮且曰陛下爲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間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百姓皆無二志設有間離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爲朕調護之侍講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卽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三疏請對不報屬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叩額血流漬甃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于過宮余端禮應曰叩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邪帝曰知之然猶不往壽皇疾益甚羣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將以癸丑日朝至期丞相以下入宮門俟至日昃帝復辭以疾于是羣臣請

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裳與祕書少監孫逢吉（字從之古州龍泉人）等再上疏以請起居郎兼中書舍人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使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請逐之

五月壽皇疾大漸詔嘉王擴問疾重華宮　壽皇欲一見帝數顧視左右陳傅良以帝不往重華宮乃繳上告敕出城待罪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泣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慟哭而出越二日正等又請對帝令知閤門事韓侂胄（字節夫、璣會孫、）傳旨云宰執並出正等俱出浙江亭（即樟亭、在今浙江杭縣南、錢塘江北岸、）待罪壽皇聞之憂甚侂胄奏曰昨傳旨令宰執出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入城于是正汝愚等復還第明日帝召羅點入對點言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毗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從官及彭龜年黃裳沈有開奏乞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王至宮壽皇爲之感動

六月壽皇崩（葬永阜、）帝稱疾不出留正等請壽聖皇太后代行喪禮　壽皇崩

是夕重華宮內侍訃于宰執私第趙汝愚恐帝疑惑不出視朝待其劄不上次日帝視朝汝愚以聞因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戒不出宰相乃率百官發喪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請壽聖太后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附奏云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于宮門恐人情騷動爲社稷憂乞太后降旨以皇帝爲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太后許之

尊壽聖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爲皇太后

秋七月留正請建皇太子不許遂稱疾而遁　葉適言于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正得之大懼因朝佯仆于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且云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倦勤當復明辟設議內禪太子

可卽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逃去

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卽位（是爲寧宗）尊帝爲太上皇帝　留正旣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于地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屬工部尙書趙彥逾結殿帥郭杲而與左選郎官葉適左司郎中徐誼謀可以白內禪之意于太皇太后者乃遣知閤門事韓侂胄侂胄太后女弟之子也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太后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逡巡將退內侍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也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賴者趙知院且夕亦去矣言與淚俱下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爲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太后問侂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侂胄且曰來早太后于壽皇梓宮前垂簾引見執政侂胄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驤余端禮亟命殿帥

郭杲等夜以兵分衛南北內關禮使傅昌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時將禫祭汝愚曰禫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翼日甲子羣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梓宮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係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閒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册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攄可卽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之間有難處者須煩太后主張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卽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皇子入素幄被黃袍方卻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几筵奠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皇子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禫祭禮尋詔卽以寢殿爲泰安宮以奉上皇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

立皇后韓氏（后、琦六世孫、父同卿、侂胄、同卿之季父也、續綱目以爲后之季父、誤、）復召留正赴都堂視事以趙汝愚兼權參知政事　正既去及帝卽位以爲大行攢宮總護使入謝復出城太皇太后命速宣押趙汝愚復以爲請帝手札遣使召正還（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罰、詔從叔椿爲吏部侍郎、而正復相、）汝愚首裁抑僥倖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按是月除拜諸人、續綱目前後參鎖、今依寧宗本紀、及宰輔表、改正、）加殿前都指揮使郭杲武康節度使知閤門事韓侂胄汝州防禦使　韓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杲節鉞但遷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薦適之、功、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胄觖望、言于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以趙汝愚爲樞密使　汝愚既免兼參知政事詔拜右丞相汝愚辭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爲樞密使（琚又以羅點簽書院事、）貶內侍陳源等十人　侍御史章穎（字茂獻、臨江軍人、）論源及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詔皆貶官斥外

八月召知潭州朱熹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　先是黃裳爲嘉王府翊善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